

Issue 38 | INDIGENOUS
SIGHT
| IPCF雜誌 |



交棒 遷移後
再一次長出根
Kahna mapansuhshuh

riqaz sa Kakitlan tu kahiwan a lalawa

平埔族群的歷史巡禮

Kakitlan isa inai a prug ya ininthewan ianan shaba muntnash a kawash, minakawazaqan shaunabuqan, ribush numa hudun, az' az sa thaithuy inintusi a prug. kanuniza maqa tiakahiwan a lalawa masa zing-tii, sa izai tiakahiwan a lalawa ya min'ukaiza, sa suma wa thau min'awra ananak a lhanaz, numa kurubuzin thaithuy a ininthewan miakazash sarasaranan a thau. kanuniza isa makthin muntnash a kawash Kakitlan mathuaw makarishkish kilhim mushuqish naur a kalawan, numa munsai sa smukuth, a'ingriqazan mashtay ya thaithuy tu kahiwan antu tatal a ininthewan.

isa Tai-waan ifazfaz a Kakitlan Pazah tu kahiwan inintusi a prug, minakatai-ann waqrath kilhpuzafaw maza shaunatai-qaa waqrath kilhpuzaus maza, sa thuini izai a Miaw-liik kuan Sam-ii hiang, Tur-laam tiin shaunatai-tiung suu a Siu-kuung, Hung-yuan numa Tai-ia wa kuu, numa ianan suma wa thau matinanai sa Lam-tau Qariawan. isa makintusha matilaw a kawash, iqariawan lhmazawan kmalawa sa Pazah tu kahiwan a kazakazash ya mingkuynii, numa kinalawa sa Lam-tau kaun Pazah a qbit a kazakazash lhumpazaw a kalangkan, numawan mathuaw smukuth izai a kazash.

izai a patashan palalawa ma'a' nia mungkakailas ya thau ya prug a Adoor munai, munsai thithu mriqaz Lam-tau Qariawan inintusi Pazah qbit a kazash, mindahip mashtay amafazq sa Pazah qbit a ininthewan a thau, masa Pazah qbit tu kahiwan putusi a lalawa ya mungkakailas. isa thuini maqarman sa Kakitlan a qbit, amiakuza inintusi izai a prug, amiakuza kilhim ananak a kazash, akalawa muhiaw sa izai Kakitlan kataunan a kazash dai.

平埔族群在這塊土地上已經生根立基數百年，從海濱到平原、森林到山丘，都曾是他們生活的地方。但歷史及政治因素，將這一份與山海的羈絆變得淡薄，許多人忘卻自己的名字，生活的痕跡也遭到抹滅。平埔族群近幾十年來努力想要做回自己，透過復振行動，試著活出並被看見他們的特殊。

中部平埔族群巴宰族的過往生活範圍在大安溪北岸到大甲溪南岸之間，約為今日苗栗縣三義鄉、卓蘭鎮到臺中市石岡、豐原、大雅等區，後來有一部分族人搬入南投縣埔里鎮愛蘭臺地。2000年前後，巴宰族人在愛蘭臺地恢復傳統過年，更成立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致力於文化復振運動。

本期邀請擅於捕捉人文風土和地方自然史的漫畫家Adoor，藉由他在南投埔里體驗巴宰族群文化的視角，幫助讀者了解巴宰族的生命歷程，以及歷經流轉遷徙的社會圖像。在當代社會持續面對存續和認同危機的平埔族群，如何安身立命，爬梳、理解自身文化價值及特殊性，是重建日益消逝之部落歸屬感的當務之急。

naur kazash a kalangkan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執行長

Megaitan
梅啟丹

世界 INDIGENOUS SIGHT

Issue

38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Maraos 瑪拉歐斯

總編輯：Magaitan 瑪蓋丹

統籌：孫琳鳳、希給·梧梅

編輯執行：曾瓊慧 Lovenose、賴星羽 Bali

美術統籌：賴星羽 Bali

地址：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

電話：02-2788-1600 / 0800-581-600

傳真：02-2788-1500

E-mail: 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編輯製作：今周刊代編部

統籌：羅景馨

文編：郭柏均、田俚聿

文字：郭柏均、邱睦容

攝影：黃建彬

美編：張為舜

插畫：Adoor Yeh

族語翻譯：馬月琴（達悟族）、蔡麗綉（邵族）

Landuun Ismahasan（布農族）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

電話：02-2581-6196#336

傳真：02-2531-643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未經本會書面同意，請勿轉載。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2313-111X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



01

riqaz sa Kakitlan tu kahiwan
a lalawa

平埔族群的歷史巡禮

10

巴宰的故事
從這裡開始說起

20

近距離接觸後
更明白不同族群差很大

06

Adoor 走進認識
巴宰的大門

08

埔里愛蘭巴宰族之
全員復振中

12

學校沒教的
靠自己學習、體會

16

玩味巴宰族的
傳統日常

24

我們還在！
繼續活出巴宰的故事

28

多元文化不是口號
是臺灣的生活日常

接棒 >>

Kahna mapansuhshuh

註：Kahna mapansuhshuh，布農族語「重新扎根」之意。



交棒 遷移後 再一次長出根

我們知道原住民至少分成9族，因為有九族文化村……再更厲害一點的，知道現在國家法定的原住民族有16族；會進一步關心族群議題的人曉得，西拉雅族人聲請釋憲，憲法法庭在今年10月底宣告，平埔族群得以向政府機關申請族群認定。但平埔族群有多少族別？分布在哪些地方？這些可能住在你我身邊的人，我們卻一點也不了解。

生活在埔里愛蘭地區的巴宰族，是中部平埔族群其中一支。臺灣漫畫家Adoor帶著「平埔族群≠漢人」的想像進到巴宰原鄉，結識一群巴宰族人、吃了一頓巴宰大餐、聽了一場巴宰歷史故事，这才發現原來「平埔族群≠漢人」啊！



Adoor Yeh

喜歡看動漫與紀錄片

臺灣漫畫家

碰到不熟悉的議題會
埋頭狂找文獻資料

漫畫單行本《一起在
taskun mudaan》作者

外表看似俠女風格
性格卻是個鄰家女孩

Adoor 走進認識巴宰的大門

Let's Explore!





在臺北成長過程，我的國小同學、過去打工的同事是原住民，這個身分他們如果不開口說，其實我也不會知道。而近年自身關注議題轉為國家之生成後，為了探詢傳統領域議題，開始接觸軌道上的原住民族倡議團體，也把其中事件畫成短篇，刊登在漫畫雜誌《CCC創作集》。我在此議題看到過去未曾發現的原住民組成差異，或許我以前接觸的原住民都偏向早已在都市扎根兩、三代的類型，言談間較少談論原住民相關議題，也較不會在初識的一時半刻提起該身份。即便我不能確認這是刻意的，或是因他們沒有被灌輸這類觀念，在我更深入挖掘後，自然而然了解這是有其因果的——原住民長期被刻意區別、輕忽與歧視的歷史，還有刻板印象的外表性格、加分政策、獵槍管制，以及族語認證爭議。這些近代形成的國家概念為濫觴，後到的家僕顯然沒有納入原來住在這裡的主人們，儘管他們一直都在這生長著自己的文化。

在這之後，我前往布農族部落學習當地傳統文化、參與地方創生計畫，畫成漫畫單行本《taskun mudaan》，體驗到原住民的性格與我認識的大眾並沒有什麼不同，是歷史環境讓原住民彷彿必須有個性以符合形象，這樣的情況還真不少。我心目中的原住民是一個本來有芯又有根的族群，卻又被現代進程撕裂得支離破碎，只能慢慢找回家的路。就算這樣，我還是選擇形容他們是「山的主人」，因為這融合過去的

過去我從來沒接觸過平埔族群，在我看來是比其他原本被分類為高砂族的原住民更為神秘的族群。第一次對平埔族群有興趣，是由於某親戚提過我的曾祖母是平埔族群的孤兒，但這一來不可考，二來在親戚間也只當軼事，沒有再追究。這樣一回憶，或許不是沒有接觸過呢，或許我根本是平埔族群的一小分子，只是自己不知道罷了。過去對平埔族群的認識僅在教科書與街道正名的粗淺程度，只有近年開始查閱歷史資料，才知道當時許多的「番婦」，常常在重要談判與會議場合擔任翻譯職務。

每一次能夠參與原住民族的文化之旅，對我來說都是難能可貴。這次是去從來沒經驗過的領域，地理上與文化上皆然，非常期待能認識平埔族群傳統習俗的智慧。不過我最期待見到的，其實是現在的平埔族群後代，如何想辦法把過去祖先的文化保存下來，並留下更多臺灣人可傳承的共同記憶拼圖。



埔里愛蘭巴宰族之全員復振中

巴宰族（Pazeh）為中部平埔族群其中一支，最早定居於現臺中豐原、神岡、后里、大雅、潭子一帶，自主的生活在歷經鄭氏與清朝政權治理後，土地漸漸流失、不敷族群使用，於1823年前後大舉往現今南投埔里愛蘭一帶移居，落腳生活。因居住在平地地區，長期與漢人交涉、通婚，族群主體性受到主流漢民族同化，語言與文化也漸漸流失隱沒。

或許是受到1980年代興起的原住民族運動影響，1999年有數十位巴宰族人彼此號召，在愛蘭舉辦族群相關活動。惟當年不久後即發生921大地震，埔里及周遭地區受到重創，族群復振活動被迫停擺。

十幾歲離開埔里、隻身到臺北工作的潘英傑，在臺北一待就是四十幾年，但返鄉扎根的想望從來沒斷過。直到2000年，潘英傑的孩子都已成家立業，他便照著自己的人生規劃，回到家族過去在埔里生活的山坡地，重新建立家的模樣，以及延續這片土地的故事。「如果給我一塊水田，我還不願意接受，但我很喜

巴宰族文化傳承先鋒隊

潘英傑 / Daway Abuk



總統府原住民族
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平埔族群北區代表

南投縣巴宰族
文化協會理事長

潘文輝



愛蘭教會長老

潘美珠



阿拉標
副主席

南投縣巴宰族
文化協會總幹事

歡山上的生活，回來當然很有挑戰，這裡已經荒廢42年，什麼都沒有，沒有人、也沒有路，我一切從零開始，這真的要很大的勇氣。」埔里正在從地震帶來的傷痛復原、百廢待舉，潘英傑也沒閒著，一個人在山林間摸索，規劃家族土地重建的藍圖。

2003年，埔里人的生活漸漸步上軌道，巴宰族人在這年成立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從復振語言開始推動。潘英傑分享：「當時還有一位八十幾歲的阿姑潘金玉會講母語，他非常認真召集、培訓我們這一輩的青壯年，不然他離開後就沒有下一代會講族語了。」當時這群巴宰族人利用教會固定的團契時間學習族語，希望保留住自己的語言，同時延續族群文化的記憶。

潘英傑在埔里一邊學習母語、一邊重整家園，也加入國家的轉型正義委員會，為平埔族群發聲。雖然平埔族群在委員會中僅有3個席次，但潘英傑並不洩氣，他強調這是平埔族群可以直接與國家對話的機會，在公開平臺更應該勇敢發聲，讓大家無法忽視你的存在。而今年10月，憲法法庭釋憲後，國家法律須在3年內承認平埔族群的原住民身分，潘英傑認為要怎麼當原住民、可以怎麼當，還有很多需要討論，困難的路現在才開始。走在這條未竟之路上，埔里愛蘭的巴宰族人們積極擁抱自己的文化，毫不退縮。



潘英雄 / Talu Abuk

潘秀霞

Lucky

上得了廳堂
下得了廚房

阿拉標
首席廚師

醃得一手巴宰好菜

妞妞

巴宰的故事

從這裡開始說起

傳說，巴宰族的祖先Maqiyowas自天而降，在臺灣中部平原繁衍子孫。因為一場洪水氾濫，淹沒了家園，僅有一對姊弟Savung Kaisi與Vana Kaisi逃到山上倖存下來。幾日後洪水退去，兩人在葫蘆墩（今日豐原）定居、結婚生下一對子女，姊弟將子女切成小塊，並把每一小塊都變成人。這些人四散各地繁衍後代，形成巴宰族最早的四大社群：岸裡大社Pahoropuru、朴仔籬Dyaopuru、阿里史Lalusay、烏牛欄Auran。

在漢民族尚未進入臺灣時，臺灣各原住民族儘管有些角力發生，但大致都能保有自己的土地與生存空間。直到鄭氏與清朝統治臺灣，陸續發生「割地換水*」、「以夷制夷*」等情事，使巴宰族人土地大量流失、部落長期內耗，被迫集體遷徙，最終分散至宜蘭、埔里、鯉魚潭等地。

遷移至埔里愛蘭地區的巴宰族人於1871年接受基督教信仰，雖然使得許多傳統祭儀、文化消失，但也因傳教士引入羅馬拼音，讓巴宰族的語言得以保留。集體的宗教信仰，促進巴宰族人的凝聚力，即使巴宰族語曾被聯合國列為瀕臨滅絕的語言，但不肯認輸的巴宰族人以教會為核心，慢慢寫下、記錄自己的語言，用母語述說自己的故事。

* 割地換水：漢人張達京在臺中平原興築葫蘆墩圳（原名貓霧揀圳），發展水利設施，並以水源向巴宰族人換取土地所有權。

* 以夷制夷：清政府利用岸裡社族人勢力平定其他部落反抗行動。

戲說巴宰的民間傳奇故事

愛吃魚的番婆鬼

魚習慣在晚上出來覓食，巴宰族人便利用夜晚時間到河邊捕魚，並將抓到的魚裝進魚簍。族人丟魚進簍子時，總感覺簍子有動靜，但因為晚上看不清楚，他等到抓完魚回到部落才將魚全都倒出來檢查。結果一倒，掉出來的竟然全都是石頭，他便明白是番婆鬼在作祟。他請部落有靈力的「巫師」幫忙，巫師對著番婆鬼說：「拜託你別再搞怪了，族人抓魚很辛苦，你吃飽也可以走了。」接著大手一揮，番婆鬼就飛離開這裡，之後族人抓到的魚也沒再變成石頭。





阿婆家的芒果樹

部落有一位阿婆家後方的土牆邊種了一棵高大的芒果樹，每年都結果纍纍。有些頑皮孩子因為嘴饞，會偷摘芒果或是丟石頭把芒果打下來，可是丟不準的石頭會砸傷屋瓦，導致屋子碰上雨天就漏水，講不聽的孩子們讓阿婆相當苦惱。

一日，阿婆聽到家後有小孩的哭聲，阿婆走到後院看見一位小朋友抱在樹幹上、無法掙脫，哭得聲淚俱下。只見阿婆念了一句咒語，小孩便解開與芒果樹的束縛，一溜煙地跑走了。

讓你頭髮越來越捲的阿公

部落有一位具有靈力的阿公，他每天早上都坐在家裡屋簷下看著路過的人，小朋友上學經過看見阿公時，一定要非常有禮貌向他問早，不然會倒大楣。有一次一位小朋友心神不寧地經過阿公，忘了跟阿公打招呼，結果小朋友越走，頭髮就越來越捲曲。放學回到家後，家人一看就知道是因為孩子惹阿公不開心而被施法，便請另一位阿婆解開咒語，孩子的頭髮才恢復原狀。



會施咒語的彭風忠

部落有一位族人會施展咒語又愛膨風，大家都叫他「膨風忠」。一日，他到親戚族人家作客，並在吃飯的時候耍寶，將筷子直立放在手掌心，不論手怎麼轉動，筷子都不會掉，逗得餐桌旁的姪兒哈哈大笑。

某日，姪兒向叔叔請教法術，愛膨風的叔叔卻板起臉孔、嚴肅地說：「咒語不能隨便學，有很多禁忌，而且學咒語會絕子絕孫，甚至生大病、窮困一生。如果濫用咒語，不但對自己不好，也會傷害到別人，我沒有辦法教你。」孩子似懂非懂地被訓了一頓，雖然沒能學會施法，仍對巴宰族的咒語感到不可思議。

學校沒教的 靠自己學習、體會

原本對平埔族群的認識有多少？



一開始對他們的認識是 0，現在很像從 0 到 1。原本以為平埔族群可能跟漢人差不多，已經同化很深，沒想到巴宰族的語言保存這麼完好。聽老師說才知道是教會的關係，他們的歷史與傳承方法和高山原住民比較像，剛好跟漢人有個分歧點，原住民是因為有清朝來的傳教士，讓部分臺灣文化特別保留下來。

今天有哪些讓你意外的事情？



在今天以前，我可以說幾乎沒聽過平埔族群的故事，只有之前找高山原住民族的資料有查到國外學者寫很多番婦嫁給日本人、漢人或外省人，因為番婦會兩個語言，很多談判場合都會靠番婦翻譯。其他對平埔族群的認識大概是聽說臺灣異族交流，都有靠平埔族群幫忙，他們介於中間地帶，卡在兩個族群或文化間的傳遞交流者。像老師的臺語好流利，他現在也是擔任交流者的角色，用平地的語言跟大家講巴宰族的文化。

什麼時候開始認識原住民族文化？管道有哪些？



學校幾乎沒有教耶，我都是自學、自己找資料。我身邊的人對原住民一點興趣也沒有，不管是文化或是處境。我有碰過一位年輕原住民，他說他碰到一些原住民工作伙伴也完全不關心原住民族議題，把自己當成生活在都市的一般人。我覺得原住民傳承族群文化也是有壓力在，好像你一定要活得像原住民才可以，硬要把他關在這個框框裡。

我在 2013 年想創作虛構的南島故事，有這靈感是因為我看過一本自傳書，有位傳教士到亞馬遜森林向沒跟人類接觸過的人傳教、記錄當地人的語言，我看完也想畫個類似的情境——從外地來的傳教士跟一個從來沒接觸過外面文明的部落。只是我到現在只畫一個短篇開頭，因為背景資料不夠厚，會很單薄，所以我去查資料才想到我們臺灣不就有原住民！這個創作故事已經擱置好幾年，2016 年才又出第二集……後來大概是 30 歲左右，幫《CCC 創作集》畫個短篇漫畫時有主動去找在凱道上抗議的原住民，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原住民。

你之前有聽過原住民族相關的神話傳說嗎？



我有讀過泰雅族的聖石傳說，會查泰雅族的歷史文化是因為我之前去棲蘭山觀光，看到那邊的神木林，神木的名字都是一些中國古代先賢，像是孔子之類的，我想說也太違和，就查一些資料，發現



那邊是退輔會管的，接著又連結到泰雅族的傳統領域，慢慢對泰雅族有一些認識。我找滿多關於泰雅和布農族的資料，日本人很愛詳盡解說原住民的習俗，比如泰雅族會鳥占，從飛行

方向判斷吉凶；布農也有洪水神話或懶惰的媳婦，還有兩個太陽的故事，我記得南部一點的族群還有「小黑人」，可是已經絕跡。我是很愛找資料的人，不過還沒有機會真正接觸到泰雅族人。

今天第一次到巴宰族的生活圈、跟巴宰族人相處，有什麼感想？



他們有些很好玩，我不知道算不算當代的 cyberpunk，這通常是形容香港霓虹燈加科技感，我覺得原住民部落有些東西看起來很 cyberpunk，有傳統的東西在，又用現代的機具做，很有混合感，而且很好玩、很像一種部落美學。

這次跟巴宰族的老師們相處，和之前接觸其他高山原住民感覺差滿多的，完全是另一種調調。像我在布農認識的族人年齡層較高，他們也曾經去過臺北打拼，回來部落務農、做生意，但就會被部落老人家認為太標新立異、做的不是傳統，兩代之間有很多差異，返鄉的年輕人可能需要完成一些部落老人給的功課，他們才會認同你、承認你。在巴宰族或許是因為教會的凝聚力很強，加上幾乎都是同輩的人在做，遇到的問題反而截然不同。

上次跟原住民接觸是做地方創生，跟這次相比有什麼不同？



我滿多朋友在做地方創生，比如基隆正濱漁港會做祭典，邀請社區居民參加。但這種比較偏「潮」，用流行的元素吸引人來，跟原住民保存傳統的方式完全不一樣，他們不是突然有個什麼東西蹦出來，而是慢慢累積，然後跟教育單位合作，仰賴學者的考察研究或文獻資料。潘英傑老師很講究歷史資料的真實性，因為有一些論文會拿符合自己需求的資料，調整到作者想要的結論。或另一種情況是阿美族服飾因為舞臺表演因素而從黑色轉為紅色，但這要考究就很困難，很容易一開始一步錯，就繼續錯下去，老師就是很怕以訛傳訛，走到後來跟傳統不一樣，所以對於大歷史層面就很根究。

今天知道巴宰族主要復振以語言為大宗，其他面向相比較少，我會擔心文化傳承很難推動。但反過來想，如果是基於他們有豐富文化才有價值，變得好像你的存在是因為你有做大眾期望的事情，這樣也不對，因為巴宰族就是存在，他們的文化就在那邊，要怎麼維繫、保存是後面要解決的問題。只是學習語言的門檻很高，已經有點年紀的人要再學新的語言比較難，跟「能夠從日常去經驗文化」相比就困難很多。







玩味巴宰族的傳統日常

潘英傑的家族土地因久未使用，又歷經1959年八七水災，山林滿目瘡痍，在他2000年返鄉時這裡是一片草木叢生的祕林。起初，潘英傑只是想要回到山林居住，過上幽靜的日子，雖然從未學過景觀設計，但為了打造宜居環境，仍費盡心思思忖這片土地的用途與功能。返鄉不久，潘英傑與愛蘭地區的巴宰族人開始學習巴宰語言與文化，他也將這片山林地修築為「巴宰原鄉」，要在這裡留下巴宰族群的故事與痕跡。

從原生種認識巴宰生活

姑婆芋 *biarax*

以前沒有塑膠袋時，葉子可以用來包菜、包魚、包肉。學校老師都會說姑婆芋有毒、不要碰，潘英傑老師提醒，姑婆芋的葉子無毒，真正有毒的是莖裡的汁，如果在野外被野蜂叮或是蟲咬，可以用姑婆芋的汁以毒攻毒，便能消腫。





芋頭（dukun）跟姑婆芋長得非常像，但有一個分辨方式。把水灑在兩者的葉子上，芋頭葉子上有細毛，水會形成水珠狀；但姑婆芋葉子上的水則會散開，略為停留、附在葉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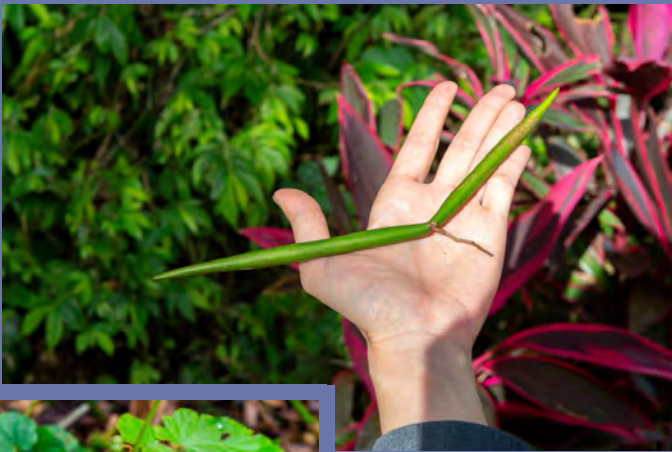


姑婆芋

芋頭

埔鹽 Puhun

埔鹽的果實外有一層類似「鹽巴」，吃起來鹹鹹的。以前原住民族在山上若沒有交換到鹽巴，也會用埔鹽代替。



秋海棠的莖多汁，也有助於止渴。

牛角藤

牛角藤的外觀算是非常好辨認，在山上如果口渴，可以吃牛角藤的葉子止渴。這也是一種中藥材，有消腫功能。



山棕

山棕對高山原住民而言有許多用途，例如做掃帚、擋風避雨；對巴宰族來說，山棕的粗葉更是在溪邊抓魚時，最適合串魚、串蝦的神器。



龍眼樹 madu kahuy

早期社會中，龍眼樹也是經濟來源，鄉下地方會把龍眼拿到市區販賣，換取生活用品。就像許多農家養雞，但一年卻吃不到幾次雞肉，都是拿去賣錢，只有重要的日子，或是親戚來訪才能享用到雞肉。



只要看到龍眼樹，就知道這附近以前一定有人居住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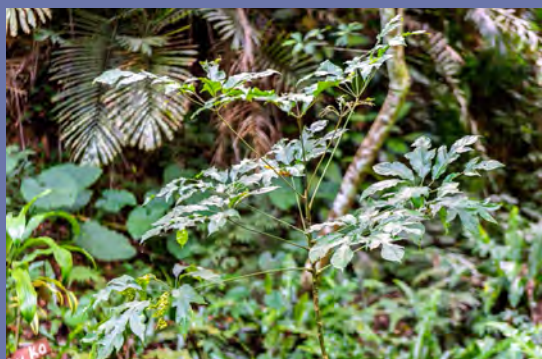


構樹 talupun

因為鹿喜歡吃構樹的嫩葉，非常適合養鹿，所以構樹又稱為「鹿仔樹」。構樹皮富含纖維，是製作紙漿的好原料，以前族人會剝樹皮拿去交易。

阿娜娜 ananah

阿娜娜又稱為「刺蔥荔枝」，果實是族人經常食用的水果，尤其在埔里更是超級夯，有著「水果王」的美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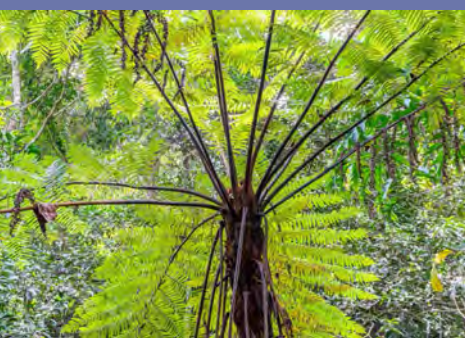


江某樹

江某樹葉子煮水滾後的溫水可以解咬人貓、咬人狗的毒性，但特別的是，江某樹除了是山裡的緊急解毒劑，更是族人小時候的玩具。小朋友會把葉子拔掉，將莖的彎折處為軸心，用手指轉動整支莖，看誰的先掉下來就輸囉。



如果要跟別人PK，記得要找彎曲角度越斜越好！



杪欏

杪欏是史前植物，在電影《侏儸紀公園》有出現過，是一種造景植物。



走馬胎

走馬胎性質非常溫和，既不燥熱，也不陰涼，非常適合在感冒時熬湯作為補品，或是整株燉雞湯給做坐月子的婦女食用。因為非常養生，又稱為「巴宰人參」。



青苔 Xapet

青苔是巴宰族人眼中的綠絲綢，也是平埔族群最喜歡吃的大自然美食之一。族人會採集生長環境沒有汙染的溪谷中，攀生在石頭上的青苔，收集到足夠數量後，泡浸在池水中反覆攪動，待雜質清洗乾淨，就能用來涼拌或煮湯，既健康又美味。

山豬、溪蝦、竹雞 我全都要

除了常見的山豬陷阱，潘英傑老師也教 Adoor 製作抓蝦與抓竹雞的陷阱，這都是族人以前獲取蛋白質的方式。



在沒有塑膠出現前，傳統的蝦籠是用竹編。



族人會把引誘蝦子的食物放在籠子底部，蝦子聞到香氣游進來覓食，就再也出不去。以前抓蝦子是將米糠和米飯一起烘烤，味道非常香，能吸引蝦子爭食。現在生活講求方便，烤土司的香味就可以囉！

竹雞陷阱



這抓起來的力道跟山豬陷阱差好多喔。

山豬陷阱

有別於山豬陷阱布置需要偽裝、減少人為痕跡，抓竹雞的陷阱可以大喇喇地擺著，是因為山豬非常聰明，不僅知道要避開人的氣味，還會避走人為痕跡多的路徑，而竹雞則是會傻傻走進人類為牠鋪的路。



6顆包1顆的巴宰石牆



我們祖先疊石牆的智慧是用6顆石頭圍繞1顆，這樣的堆疊方式能夠穩固石牆與後方的土石，就不容易崩壞。這些經歷過921大地震還沒有倒塌，就明白它有多牢固。

近距離接觸後 更明白不同族群差很大

你去過的布農族部落跟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我之前去的布農族部落也是很多菜園，可是沒有像這裡跟環境那麼融入，比較多是老人家方便耕種的平地菜園，然後群山圍繞、視野很遼闊。今天的菜園是有梯田，而且都在樹林裡面。

今天聽老師介紹好多植物知識，你的感受如何？



很多植物在平地都可以看到，我們大概知道用途是什麼，可是老師卻能講得更細節。比如大家只知道姑婆芋有毒性、不要碰，老師還能補充姑婆芋能治虎頭蜂叮咬，他的野外經驗已經不是從人身上學到，是從大自然學的。我認識的布農族他們山林知識是更冷僻一點，就是我連那個植物是什麼都不知道、根本沒看過。

而且以前我在自然環境都是走馬看花，今天每個植物都開始清晰起來，尤其當老師分享這些植物可以怎麼吃、怎麼玩，這些都是曾經存在他們的記憶中。像我去布農族教課，會請他們畫以前的菜園、出現過的動物，或是印象深刻的故事，但他們可能是太習慣這些生活日常，就講得比較簡短。

我們漢人的植物利用真的很少，幾乎就是到花市看看花而已。我媽在客家鄉下長大，也算是很了解植物的人，但我完全是看過就忘，所以他常常念我，「怎麼這也不知道？」可是我滿喜歡畫植物，像我去吳晟的樹園採集素材，他也會跟我介紹很多臺灣原生種。

今天到老師的原鄉認識山林，你曾有過什麼樣的上山經驗？



我去的山都很觀光，像是象山、虎山、七星山、九份金瓜石，我的上山就是心平氣和地走路，想自己的事情、呼吸芬多精、淨化心靈。我是宅宅，幾乎都待在臺北，很少去戶外，都是別人牽線才有機會出門。像最近認識的原住民朋友有重建家屋的計畫，希望我用漫畫畫出他們執行過程，可能明年初就會一起上山，那應該會是我第一次這麼深入山林，我之前接觸的原住民都是已經被移居到山腳下的了。

今天老師帶你做陷阱，你之前到布農部落有打獵經驗嗎？感覺如何？



那群布農族人算是農夫子弟，是日本殖民時期被集團移住遷到平地種田，他們也是獵人，但現在是跟林務局合作做保育活動比較多，會順便抓山老鼠，所以沒有參與到抓獵物，只知道他們



有的上山會帶獵槍，比較有主動攻擊性的，跟今天多是放陷阱不太一樣。今天很意外這麼簡單的工具就能做出陷阱，很新奇，因為我以前只看過捕獸夾，沒看過那麼傳統手工感的機關。

這些陷阱我都是第一次做，感覺蝦子很容易上當，會把陷阱當作自己家。今天很有趣地感受到這就是原住民的生活，可以想像得到他們以前用這些打獵的東西，就像我們去超商一樣，要吃東西就是做陷阱就好，山就是他們的便利商店。

你對原住民族打獵的了解與看法？



其實以前跟朋友聊到原住民，他們都會說這個身分是要加分，或是覺得不要再打獵，野生動物都要被獵光了。可是如果這是他們的文化，不是像去非洲的有錢人為了炫富坐吉普車獵長頸鹿，只是為了討生活，我認為沒必要禁止。而且人也在自然生存，有一些環境學者會把人排除在外，有些是把人加進去，雖然因為太學術的談話，我沒有記很清楚，但如果有包括人的話，離自然最近的應該就是原住民了吧。若要更極端一點地談，以前漢人不把原住民當人看，而是當成動物，那如果是這樣看待原住民，狩獵本來就是他們的本能啊，但現在又說：「你現在是人了，你不能狩獵。」這不是非常頤指氣使嗎？

當初西方法治概念進入臺灣，跟本土文化有隔閡，可是統治者打算排除某些人在法治內，就會產生這些問題。臺灣法律有習慣法（慣習法），漢人有一些不好的慣習，比如纏足已經消失，當然也有一些莫名其妙被去掉；不過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反而留下來，為什麼？我今天有聽老師說到因為有傳教士幫忙保留一些，所以原住民族的習慣法有比漢人多一點通融度，但也沒有通融到哪裡去。我 5 年前是有接觸一些法律顧問，他們有討論如何靠習慣法讓國家法律能修正得更好、讓大眾可以接受，但這過程都需要很長的時間。

談到族群文化復振，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知道 Pasibutbut（八部合音）原本只有布農幾個社群有這項文化，但卻變成布農的主流，有點像為了復振，變成所有布農族都有 Pasibutbut，很多文化常是被再造的。平埔族群可能是人太少，只能專注在復振語言文學，我聽到這些就很好奇除了他們寫的新詩，有沒有比較古老的素材，像布農會傳唱一些老歌、戰士歌，內容會講述族群生活文化，巴宰族既然有語言，不知道有沒有以前寫來抒發心情的作品？





我們還在！ 繼續活出巴宰的故事

不論是清朝時期的「熟番」，或是日本殖民時期的平埔族群，都因為生活環境太過於親近主流漢人社會，導致社會大眾忘記或刻意忽視平埔族群的特別。在當今跨族群混居的生活中，巴宰族人仍在埔里愛蘭地區守護著自己的文化。

巴宰族人吃什麼、怎麼吃？

在早期沒有冰箱的日子，我們對於高山原住民族、客家族群會用鹽巴醃漬食物，以拉長保存期限的故事耳熟能詳，但卻很少聽聞漢化程度深的平埔族群其實也有醃漬食材的飲食文化。

潘英雄老師以前曾擔任餐廳主廚，現在則將自己的料理絕活轉而投入在「巴宰原鄉」，運用山林裡的天然食材、埔里當地盛產的農作物，結合自身對料理的知識，復刻巴宰族家常菜的美味。



醃肉 inumas u rumut

備好糯米、酒、鹽巴，加入切塊的肉一起醃漬，讓炒過的糯米味道融入肉中，也能讓酒味不要太濃，只需要醃半個月就可以吃了。

巴宰族也像泰雅族、阿美族一樣會醃生肉，依個人喜好的味道調整。



破布子

別小看破布子小小一顆，烹煮時需要先大火煮滾，接著再小火燜煮4個小時呢。



過貓、山蘇

過貓與山蘇是潘英傑老師在巴宰原鄉栽種的作物，現在料理方式多為清炒或水煮，再加上調味，以前則是沾鹽巴水。

醃魚 inumas u alaw

醃魚是泰雅族聞名的料理，但別誤以為他們是唯一會醃魚的民族*。

巴宰族醃魚習慣使用的材料為鹽巴、米酒及糯米*。將生米炒到8成以上為咖啡色，並加入臺灣米酒、鹽巴，醃漬3個月就能吃囉。



刺蔥豆腐

刺蔥是天然的調味料，許多原住民族都會運用刺蔥調味。潘英雄老師將刺蔥與豆腐混搭，再鋪上一些花生顆粒增添口感。

九層塔炒蛋

九層塔同樣是巴宰族普遍使用的香料，讓簡單的料理提味。



笑白筍

埔里當地最有名的農作物，也是愛蘭地區巴宰人的餐桌日常。

醬筍

將埔里盛產的筍子加入發酵豆lekko、鹽巴，還有一點點糖，醃大約6個月的口感最佳！



味道濃郁的醬筍也能作為湯底，煮成醬筍魚湯。

吃阿拉粿好過年

巴宰族過新年的日子是在國曆11月15日，在秋收之際歡慶豐收，舉辦「銅鑼舞、跳Ayen歌」、「走鏢」與「牽田」；各家戶也會在過年前集結，準備製作祭品「阿拉粿」，每次都要製作上千個。阿拉粿外型酷似平地常見的草仔粿，跟著Adoor親手做一次，看看有哪裡不一樣？

將糯米泡水6小時，接著輾成米漿、用機器脫水，並跟已經煮好的艾草攪拌在一起成米糰。

1

將香蕉葉火烤到可以用手揉爛的程度，接著用水洗淨。



我們這裡是用香蕉葉，山上比較常見的是月桃葉，其實都可以，看環境就地取材，不過香蕉葉會讓粿更有香氣。



內餡材料

鹹口味——將菜脯、蝦米、蝦皮、香菇、紅蔥酥、胡椒粉、絞肉，先煮熟、調味。

甜口味——花豆、胡椒粉、糖、鹽巴，先煮熟、調味。

2

適量的油與米糰混合、揉捏，並取適量的米糰包裹住內餡。



這好像在玩黏土。

3

將包好的粿放在香蕉葉上，捲成長條狀，再對折。



香蕉葉有正反面，沒有包過的人分不出正反面，老一輩的人如果看到葉子包反就會罵你。



4

包好的粿擺入蒸籠，放入大鍋，大火燒滾鍋內水，約蒸30分鐘就煮熟囉！



早期家庭生的孩子多，但以前沒有什麼東西吃，長輩會把家裡有的食物煮熟包成粿給小朋友吃，自然而然形成一種飲食文化，變成族人過年的代表性食物。

現在巴宰族人的生活模樣

埔里是平埔族群的大熔爐，例如噶哈巫（Kaxabu）、巴布薩（Babuza）、道卡斯（Taokas）都居住在此。而落腳在愛蘭地區的巴宰族，隔壁里即住有另一個平埔族鄰居——拍瀑拉族（Papora）。兩者以鐵山路斜坡為界，巴宰族居住在斜坡向上的愛蘭臺地，拍瀑拉族則在斜坡下方。因過去巴宰族的凝聚力較大，許多教會、學校及醫院多建設在愛蘭臺地上。

愛蘭地區有3個巴宰族社群：大馬璘社（Patakan）、牛烏欄社（Aoran）、阿里史社（Lalusai）。這些部落名稱都是巴宰族原本在豐原一帶的舊地名，隨著族人遷移而沿用。

在2000年代，巴宰族以教會為核心，成功牽起文化復振網絡，在語言保存上的成績斐然，



鐵山路斜坡。

屢屢獲得教育部舉辦的原住民文學創作獎項。20年過去，漢化的束縛還未掙脫，族人又再次面臨臺灣社會每個少數族群的共同危機——年輕後代外移嚴重，文化傳承更為棘手。如果沒有這些原住民族群，臺灣的故事會不會有一段空白？趁現在還來得及，讓原住民族的文化延續，畢竟有故事的島，才有耐人尋味的靈魂。

多元文化不是口號 是臺灣的生活日常

讓你印象深刻的原住民料理有哪些？



奇拿富應該是最基本的，還有一些山羌、飛鼠、野菜，布農族有很多偏苦的豆子跟湯。今天有很多醃的料理，是我在布農比較少吃到，像醃魚我也沒看過，這是我第一次吃，還不錯、酒味很濃，我對醃肉的接受度比魚高一點，魚的酒味太濃了。我之前去某個演唱會，是一個男生原住民歌手，他在演唱會外面辦桌，我有吃一堆鹹豬肉和醃的食品，然後還有血腸或野肉的腸。

這幾天談到很多教會部落帶來的影響，你有什麼對教會的觀察或想法嗎？



教會對部落帶來的影響，好壞見仁見智，但我想之前在東部教會認識一位牧師，他說部落隔代教養的家庭多，有些家庭的男性長輩會性侵小女孩，但孩子不知道能對誰說，便會跟牧師透漏這些事情。我們可能都認為要報警處理，但現實層面卻很棘手，因為安置收容所不見得是最好的解方，也要顧慮孩子的意願。希望除了仰賴教會暫時性的安頓，國家也能更加重視此議題，珍惜每一個可貴的生命。

你認為認識原住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是什麼？這3天學習到哪些養分？



認識原住民族文化，就是認識臺灣原生族群被主流社會忽視的歷史進程，任何文化都時常在某個時刻被一個政策或決定影響，而產生變化。但在當今資訊爆炸的時代，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能立足至此的特殊性，非常值得研究。自從我開始關注原住民族議題，不管小至日常慣習如何形成，大至話語權如何被剝奪、政治體如何形塑，都有更敏感的雷達。

我從許多原住民身上學到臺灣文化的多樣性不只是口號，也不是束之高閣，是很多活生生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並養成的。這個動態時常伴隨著破壞、交會與再造，在現下該如何運用現代方法保存慣習，我想原住民是比漢人等其他族群更有跨境文化交流的經驗，能夠連結到太平洋南島及其他原住民族文化，讓我可以從臺灣出發，對世界有更廣的認識。



經過3日潘英傑老師的帶領，我從對平埔族群一無所知的狀態，到稍微可窺探其來由與脈絡，雖是短暫停留卻讓我意猶未盡，更好奇地想要尋找歷史文獻，爬梳過去從未發現在旁的叢林，這也會對我今後的創作有很大的幫助。

老師在家族代代相傳的百年梯田中一手打造的原鄉園區，教導過去的動植物與狩獵知識。入口處有鄰居放置的野生蜂箱，不餵食糖代表環境必須純淨無毒，才得以有好的蜂蜜品質；園區內與暨南大學各學術領域長期合作，也有南校鳥會將此地作為野鳥觀測地點，可以想見老師在原鄉野生保育的用心。我還記得老師在地上隨手拿石塊的堆疊，再次展現古早開山闢地的艱辛。我們在山林散步途中目擊小溪對岸的獼猴，從牠行進的從容自若來看，牠早把這裡當作自己家了。

潘英雄老師準備的巴宰族風味佳餚，份量之大可饗養一村子人，實質感受到他們的盛情。其中，巴宰族傳統醃肉以前是以生豬肉製作，為了迎合現代人飲食習慣，增加川燙過程，也不損其生香鹹之後的回甘；而醃魚經過3個多月化之入骨的醃漬，重鹹度非常下飯，口感綿密中帶有韌性，非常有嚼勁。還有與黑豆一同醃漬的麻竹，有醃品獨特的軟嫩清新，也是消耗白飯的最佳良伴。我在溪流放置的抓蝦陷阱，變成隔日豐盛的午餐，溪蟹擺盤之生動，彷彿在蔬菜上爬跳，麻竹筍魚湯也是難忘的一品，再次佩服老師的料理手腕。回家後，我很想把老師送我的一大罐自製醃麻竹拿來試做拉麵。

巴宰族傳統美食阿拉粿用香蕉葉包裹艾草粿，餡料有獨家調味配方，其中特別的是花豆餡，豆香撲鼻、口感綿密鬆軟，搭配粿皮甜鹹甜鹹，讓我欲罷不能，而蘿蔔乾兒子，他主動分享他從小都沒學過怎麼包阿拉粿，讓我想到這跟我家沒有教導我客語及臺語一樣，有時直系世代反而很難傳承，感嘆之情隨著呼吸自胸腔響起。

這幾天聽著老師與牧師侃侃而談巴宰族的歷史與文化傳承過程，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師實事求是、小心翼翼的求證理念。潘英傑老師提醒，有時未經查證的論文，經過層層引用會造成訛談，容易在追尋傳統文化的路上被誤導到更遠的地方，若要再花費精力糾正是很漫長的，所以在每個學問假設產生前，都必須有更精實的研究。

這3天充實的巴宰原鄉體驗之旅，不只是接觸到族群歷史與文化傳承的使命感，還有族人親和的接待，最後老師還贈送兩罐大大的手工醃漬伴手禮。真的很感謝《原視界》與朋友給予的機會，讓我認識臺灣島上努力活著記錄文化的人們。

2022.11.21





接棒 >>

